

言是兩目之明不足恃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神寓於目精未發見謂之王言恃目防患而不得免不若無目者之一委於天也庸齋云右師已則之人為右師之官介獨也別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如此邪則則分明是人却曰天之生是使獨者言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異便是天使非人也蓋謂世間有餘不足雖是人為皆由造物人處患難當安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得食之難若受養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為雉者不願蓋籠中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而終不樂故曰不善也

介一音兀斷足也崔氏本作既據前諸解立說不同亦各有意義詳定從本音以偏則釋之為當有與說亦未明今擬以與訓類說之蓋右師之介雖舊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況稟形最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

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乎德性德者與生俱生性則為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死何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命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後文澤雉之喻以全性為樂畜樊為憂再詳經旨謂澤雉飲啄雖艱而不願就養若受畜樊中則雖飲啄有餘而飛行失所形雖王不善也諸本多作神使其神王豈得謂之不善哉況受繫樊中無神王之理傳寫之誤失於訂正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七 達六

內篇養生主第二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秦失見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然至人無情與衆既耳老者如哭其子少者如哭其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適天者也馳騫於憂樂之境楚戮未加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適去理當死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

冥然與造化爲一哀樂無所措其間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爲薪猶薪薪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傳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又生哉

○呂註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爲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爲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爲非友弔焉若此爲不可也始吾以爲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非其人也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斬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爲之哀樂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適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

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爲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且有盡幾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爲生者未嘗有死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疑獨註至人本無情老聃死而秦失弔號者若死而百姓如喪考妣自非土木無情安能使天下兼忘哉然聃之所以爲有情者特未定也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秦失弔之弔其生人三號而出傷其死也弟子怪其止於三號非與老子爲友也答以三號爲可矣始也吾以爲其人故人弔亦弔人號亦號而今見其適天倍情忘其所受之爲非也夫形骸如贅疣生死如夜旦安知生人之非死鬼死鬼之非生人何乃切切然以生死哀樂於胃中爲哉夫大塊吐精噓氣鞠而成物固莫知其所自來雖天地陰陽不得爲之父母而世之昧者乃執子母之愛而號泣之又況哀他人之

親如己之子母者乎蓋所以相會人合而致此甚哀故不斬言而言不斬哭而哭此方內之事秦失以爲適逃自然倍益哀情忘吾所受於造化者之本無也天刑即命適於命則累於刑而憂患生矣以適來爲時適去爲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有生爲縣無生爲解也致命之極則吾之有生長於上古而不老如指窮於爲薪火傳不知其盡也

○劉梁註薪火之論以譬神舍於形而履核者也古之至人所以戴管屨而視形骸爲逆旅者以此況肯仞形而喪其尊形者乎趙註秦失哭老子而不哀弟子疑焉失乃告以所見說者於此以爲失不滿於老子謂不合使人哀慕如是之切殊失本意蓋老子平日和光同塵不與物迕人自愛之故不斬人言而言不斬人哭而哭其死也逃乎造化背乎世情忘其所受於天者至此則天亦無如之何故曰適天之刑適來不以爲樂適去不以爲哀所謂安時處順

也。縣者大患有身解者吾本而後知免也。帝之縣解謂造物者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也。指窮於為新薪盡則火息而所以不息者常存故曰火傳不知其盡。

庸齋云：秦失老子之友也。三號而出言其不用情。故弟子疑而有問。失謂始吾以老子為非常人。今見其弟子之哭若老若少。如此過哀。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有以感會其心。不期然而然也。夫天之所受本無物。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

而適。迺天理背素情實。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適天之刑人之生也。適然而來死也。適然而去。當隨其時而順之。不足以為哀樂。知此理則天亦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故曰帝之縣解。為薪火傳生死之喻。以薪熾火指其新。以觀之則薪有盡時。而世間之大古今不絕。講理到此。却以三句譬喻。結末真奇筆也。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為訓。前則指在其中矣。竊詳經意。指應同。

言猶云理也。理盡於為新。故火傳不知其盡。其甚顯明。知北遊篇周禮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為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

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焰焰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鑑日擊石。鑽木爇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適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也亦然。去是薪火。何罷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手。得薪託神在手。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尚

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為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為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

失。故真人諱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

矧則刺繁治刺。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為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其善養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敏知韜光。物遠其適。事盡其

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鄧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為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命全。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攪事拂理。得失交患。滿心戚。熙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雖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避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

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說已為方外刺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之懸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蓋為新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人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製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傳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文林道士耕田學

人間世第一

顏子見仲尼請行曰美之曰將之衛曰美焉馬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深若燕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與乎仲尼曰善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難難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立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齒人齒人者人必反齒之若殆為人齒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開其捷而目將焚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受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願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備其身以下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備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柔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啻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手而人善之斲手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擊跽曲奉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